

走近刘邦,是从元人雕塑景臣的一首散曲《高祖还乡》开始的。

汉高祖还乡,历史上确有其事,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都有记载。刘邦当上皇帝的第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,他趁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的机会,回到故乡沛县,同父老乡亲饮酒叙旧,并留下一首激昂慷慨的《大风歌》: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雕塑景臣便是依据这段史料,一反歌功颂德的老套,采用尖刻、辛辣、大不敬的语调,痛快淋漓地演绎了汉高祖的另一面及“车驾荣归”的场面,每每读来,总是妙趣横生、忍俊不禁。

元代的散曲,本是一种合乐的歌词,它以小令为单位,每首小令就是一支小曲,有专门曲名,隶属一定宫调、旋律和节奏。把同一宫调中若干曲调,按顺序串联起来,就是套数。雕塑景臣是元朝散曲家,字景贤,扬州人。他的生卒年月不详,作品存世不多。据说元代中期“维扬诸公”俱作《汉高祖还乡》套数,在同类题材中雕塑景臣这套数是写得最好的。有研究者认为,不但维扬诸公之作皆出其下,就是全都元人散曲,思想上艺术上赶上它的不多见。

这首《高祖还乡》不畏论,不流于俗,通篇七曲一尾铺排紧凑,一气呵成。从“社长排门告示”开始,说个人物“今日还故乡”,乡民们要交草料,应差役,摆桌椅的、搬坛倒酒的要各就各位,大家要换件体面的衣衫出来迎接“车驾”、“銮舆”。到底是谁回来了?没名没姓,留个悬念。从《耍孩儿》至《四煞》三曲,写到汉高祖仗仗出现。那“瞎王留”跑前跑后,“胡踢蹬”吹笛擂鼓的场面够热闹的。“人马到庄门了”,无数杆旌旗上绣的什么呢?有“迎霜兔”、“毕月乌”、“鸡学舞”、“狗生双翅”、“蛇缠葫芦”,真是五花八门。封建帝王出门总是旌旗遮天,旗上画些日、月、龙、虎、凤等仙禽神兽图案,以示“天威赫赫”。然而乡民们眼中所见的“仙禽神兽”只不过是一群极普通的“鸡狗雀蛇”而已。还有一群“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”的男男女女,簇拥着马车,撑着黄罗伞,扬着鹅毛扇,“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”。正因为“不曾见过”,那些“红叉”、“银斧”、“镀金锤”,在乡民眼中都变成“苦瓜甜瓜”了,真是又搞笑又大不敬。《三煞》说是我看了多时,“险气破我胸脯”,为什么呢?社长告示大家又是“车驾”又是“銮舆”,还故乡的人,原来就是那个无赖刘三。同开篇呼应,但散曲情节也急转直下,变为愤怒的揭露和斥责。从《二煞》至《尾》三曲便将刘邦的劣迹逐一抖出。你装什么蒜,我认得你,你姓刘,你老婆姓吕,你老丈人是教书先生,你做过

无奈的刘邦

□ 佟道庆

上,你还想赖吗!散曲结尾的当面讨债尤为有趣。“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,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。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卒住?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!”读到此真让人拍案叫绝,好像刘邦是为了躲债或赖债才改名叫“汉高祖”。这个结尾是嘲弄,又幽默和尖刻,也为散曲留下无穷回味。

在中国古代众多皇帝中,刘邦算是一个出身微寒的布衣皇帝。以他的雄才大略推翻了秦朝统治,建立统一的西汉封建王朝,可谓功高盖世,他留下的一首气壮山河的《大风歌》,更是千古绝唱。但是没出名时的刘邦却是一个劣迹甚多的乡村无赖。史书上说他青年时就“酒色俱恋”不拘小节好逸恶劳,他在家乡当上亭长后到处要吃要喝从不给钱还“毫无愧色”。他总想出人头地,一次他看到秦始皇出行时的威严,他说这才是“大丈夫”,他说的大丈夫”就是当皇帝。史书上说他“好大言”,喜欢吹牛。一日邻吕姓人家办喜事,当地民俗贺礼最丰者坐上席,一般亲友贺礼多为十钱二十钱,但身无分文的刘邦大摇大摆走进吕家大门便高声喊“贺万钱”,一时语惊四座。主人慌忙迎上席。后来吕家又将女儿嫁给刘邦为妻(就是刘邦死后,临朝专权的吕后)。刘邦说大话居然坐上席还凭空得了个妻子,成就了“汉朝第一夫妻”的美事,也成为历史的笑料。刘邦生性“豁达”,通俗讲就是开朗不拘小节,正因如此,他的作为中常带着一股痞气来。一次刘邦兵败徐州,带着儿子女儿逃命,眼看追兵快到,为了轻车快跑,他先将女儿推下马车,还嫌慢又将儿子也摔下马车自己逃命。这种不顾人伦道德的行为自然招来后人一片骂声。不过,假如不是轻车简从而被俘,历史怕要改写了。至于刘邦成王后杀大将韩信、彭越等开国功臣,是排除异己,还是巩固政权,这些事关谁坐天下的历史旧账,是仁是智,只好让后人评说。

元代雕塑景臣只是一名文学艺术家,不是史学家,他的散曲《高祖还乡》只是文学创作,用不着拘泥于史实。但是一代王朝的开创人刘邦身上的两面性确是客观存在的。他的一生曾留下许多故事早已融入正史和野史之中,让后人随意演绎、讲述那个永远豪爽不拘小节,甚至当了皇帝还一身痞气的刘邦。假如刘邦活到元代,能读到雕塑景臣的这篇《高祖还乡》,我想他也只好摇摇头,笑一笑,露出一脸的无奈。

一阵吹面不寒的风把年节温馨的硝烟味道吹散,村庄恢复了本来的安静与清爽。父亲拿起磨得发亮的铁锹,一下子铲除了土地上的

冬意。那些被冻透晒酥的泥土像母亲裂了口子的皮肤,你似乎感觉到丝丝的疼痛连在记忆里。母亲曾经在除夕的深夜站在河边用冰凉的水洗手,并念叨着不知是否灵验的咒语,据说这天晚上河水可以洗去疼痛——可是她那粗糙的手掌从来没有恢复年轻时的生机。

然而,春天还是一次又一次回到村庄。里下河密布的河网将黝黑的水稻土分割成一个个的单元,这些散落的村庄和土地像深情的文字,在各自的位置上交响成春天的诗篇。狗并不懂得这种季节的诗意,它只顾带着自己的心事一个劲地奔向远方,像是要和那个贫困的家作永远的离别。它走得远了,又疲惫地张望来时的田埂,心里却没有忘记那个透风漏雨的屋子。猫比它安静,只眯着眼睛透过那暖味的暖阳在午后蔓延。鸡鸭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上路,在并不阔绰的家园里仔细觅食。

河边的芦芽忍不住钻出泥土,它们早已经忘记去年冬天被收割的疼痛,铆足了劲把冰凉的泥土顶破,来看看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季。一边的柳树理了理掉了头发的枝头,慢慢地磨出了嫩绿的新芽,两个黄鹂不知道是不是去年的过客,但准时地在枝头把最后的残雪融化于它们的婉转歌声之中。一只丑陋的蛤蟆也无心冬眠,咕咚一声跳进河水里,把一池的春水打破,一池的蝌蚪去找远方的妈妈了。

庄稼在父母劳动的号子里苏醒过来,它们要在春风里证明瑞雪兆丰年的预言。绿油油的

麦苗朝着温暖的阳光劲抖抖地生长,金灿灿的油菜花并没有招蜂引蝶的心思。那些蝴蝶和蜜蜂一起忙碌其间,就好像是大人和孩子都在田

春天,回到村庄

□ 周荣池

野里忙碌,未必要追究谁的时间消磨得更有意义。田埂边那丛蚕豆花清瘦而精神,它们偷偷地将口袋里装满果实。野草们也在疯长,正确与错误的欲望同时在土地上蔓延,都是为了春风的鼓动与召唤。母亲耐心地俯下身去,把那些夹杂其间叫不出名字的家伙逐一清理出去,装在喂饱猪圈里那个肥头大耳家伙的竹篮里。猪圈上贴着的春联还没有退去万年红的颜色,那个“猪大如牛”的愿望还在我歪歪扭扭的毛笔字中残余着过年的气息。

几个贪玩的孩子,忘记了先生柳条抽打的疼痛记忆,只顾着趴在路边的泥地上寻找活蹦乱跳的玩具。那些亲密的小土蜂,故意留下洞穴边细碎的泥土作为诱捕他们的证据。工具很是简陋,随手掐下的细树枝,沿着不见多深的洞穴探寻。不一会,一只被吵醒的土蜂便慢慢地爬进罩在洞口的玻璃瓶,它们将和塞进瓶子的菜花一起度过一个最终被遗忘的春天。有时候,捉一只土蜂要好长时间,但那个孩子会像等作业答案一样耐心和虔诚。

今天,这个孩子还在等待着那只土蜂带来春天的消息,因为他知道此刻春天已经回到村庄,而村庄从来没有离开他怀念的心思。

我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。记得有一年到上海的西郊公园,我宁肯坐在车上抽烟,也不愿看看万千的动物世界。因此,我被讥之为“没有情趣的人”。工作的几十年来,外出机会不是没有,我或是转让,或是半路逃之夭夭,一个人躲到城市一角的书店里看书购书,同行者有游之乐,我亦有闲之娱。当别人说起到过哪些哪些地方时,我都是非常非常地惭愧,既没有去过天涯之涯,更没有到达海之角。

去年夏季,拗不过朋友的劝说,去了一趟内蒙的呼和浩特。那一趟旅行,让我吃尽了苦头,一路羊膻,使我吃不饱咽不下,以饼干和矿泉水度日,足足瘦了几斤,女儿说是歪打正着,无心插柳,不为减肥而减肥了。女儿没有参与,自然没有受饥挨饿的痛感。

非但如此,还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。腾格尔在《天堂》里曾说,他的家乡有“绿绿的草原、洁白的羊群和奔驰的骏马”。哪有啊,那草是稀稀拉拉、黄巴拉稀的,就像阿Q头顶上的癞毛。牧民们说,草地越来越少了,有的退草种粮,有的超负荷放牧,政府出台了政策鼓励退粮还草,但没人愿意干,效益太低了。有羊,但不是羊群,满眼望去,零零散散的几只几十只。看到了马,但不是骏马,而是供游人娱乐的老马瘦马。我去的草原,名字很长,不记得了,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。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,只是存活在古诗里的优美意境。

那次旅行使我难忘的还是在草原上度过的一夜。

到了呼市的第二天一早,我们就驱车去某草原。导游说,到内蒙不去草原是遗憾的,不在草原上过夜,是终生遗憾。说的倒也是,草原风光是塞外特色,高楼大厦哪儿没有啊,要说吃的,肯定不及鱼米之乡。

一路上,导游不厌其烦地介绍内蒙,什么成吉思汗王昭君,什么手抓羊肉肉苁蓉,什么草原羊群膘悍马。这些我都不感兴趣,有的早已耳熟能详,有的与所见不符,比如草原羊群。

几个小时的车程,中午时分,我们终于到了忘了忘了小山的草原,草原不大,草也不茂盛。空气很新鲜,天空高远而湛蓝,那天一角就是我电脑桌面的图案。草原上有几排房子,有十几二十来座蒙古包。这就是我们歇脚的地方。

我们在导游的安排下,住进了蒙古包,蒙古包不是布制的,是水泥结构,顶上是新型的建筑材料,面积不小,陈设简单,除了两张床、一张桌子,两张椅子,还有一间盥洗室,什么也没有。导游告诉我们,这些蒙古包,一年也只用七、八、九三个月,十月天气冷了,游客渐少,投资者不敢花大钱投入,只能提供起码的生活之需。

一个下午,有的骑马,有的坐马车,有的在草原上寻找景点摄影,还有的躺在蒙古包里睡觉。娱乐的项目很少。我与一对无锡夫妇,坐着马车闲走了几十公里,一路走,一路聊天,一路拍照,中途还在一座蒙古包里喝了茶。真是神奇,外面气温很高,而蒙古包里却是凉爽宜人。主人说,蒙古包下端是空的,有凉风吹进来。这

草原之行

□ 蒙龙

种设计颇有匠心。

返回住地已近黄昏,有小贩开着电动三轮车过来,推销山里的产品,说是野山果,价格不菲,其实家乡的超市里多的是。有游客笑言,现在的牧民已不是传统的牧民。

这个笑话被导游一再推销的所谓名菜烤全羊验证了,一只不大的烤全羊,举行个什么花里胡哨的仪式,卖价竟然过双千。这对于我无关系要,因为我不吃羊肉。

用完晚餐,周围全都暗下来,住地的路灯也是暗暗的,我们近乎摸索着往蒙古包里走。刚洗漱完,外面的高音喇叭里发出消息,说马上举行篝火晚会。蒙古包里有一台电视,但收不到节目,闲着无聊,只能去凑热闹。

一个高台上,有简陋的音响设备,有燃烧的树枝木片,有几个男女唱着跳着,都是清一色的蒙古歌曲,有力量但少一点苍凉辽阔。也有游客加入演出队伍,我不善歌舞,一个人散步去了。

仰头望天,天蓝蓝的,蓝得醉人,星星很大也很亮,月亮真的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盘,毫无挂碍地悬在空中,离我很近,近到几乎跳起来可以摘取。曾经有人说,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,被斥之为崇洋媚外。我们当时想不通,为什么外国月亮也比中国圆呢。现在懂了,月亮圆不亮否,不是主观情感使然,而是生态环境优劣的结果。我敢说,草原上的月亮一定比其它地方圆比其它地方亮。眼前的景物,激发我想起儿时老家的夏夜。我的儿时的夏夜都是在打谷场上度过的,一张芦席,躺在上面,看蓝蓝的天空,那时的月亮,那时的星星,也如眼前一样的皎洁明亮。尤其是那如潮的蛙鸣,撩拨着我们的好奇心,我们会不顾蚊虫叮叮地四处追逐。有时气温特别高的时候,我们几个还会脱下衣服在打谷场旁的大河里游泳,纵大人们在岸上高喊,甚至大骂,我们在河里玩得正欢。

可是,现在的老家,天空已不怎么蓝,月亮也不如先前亮了,那条河是再也不能游泳的废河。叹息间,同住者喊我,一看表已近午夜。

真是奇了怪了,正欲休息时,发现门栓坏了。我们用桌椅抵住门,我在靠近门的那张床上,哪睡得着呢。迷糊了一会,又醒来,正让我有时间静静地谛听草原的夜。草原的夜真的静极了,静到没有一点声响,原以为有狼嚎,有马嘶,有鸟叫,有虫鸣,什么也没有,偏那天没有风,连呼啸的风声也没有。我无法形容处在那种静里的感受,只是觉得很适合僧人的参经悟道。这样迷糊着醒来,醒来又迷糊了,反复多次,天居然亮了。草原的天亮得也很彻底,没有麻花亮的过渡,似乎一亮就亮了,就像北方的汉子,干净利落,直刀砌墙。

第二天早餐后,我们离开了草原。草原之行,有苦,苦到发誓不想再去了;有乐,乐到心里永远有一颗圆大大亮亮的月亮。我甚至梦想将那一轮月亮拴上一根银线拉到我的家乡,挂在我儿时嬉戏的打谷场上空,让现在的孩子们对着月亮吟咏《月亮歌》:初一条线,初二看得见,初三初四像娥眉,十五十六圆又圆。

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乡村的田野里绿油油的庄稼更加茂盛,田埂边、水沟旁各种小草钻出泥土,露出清新的笑脸。小时候一到春天就忙着割猪草,

“打了春,赤脚奔,挑野菜,挖树根”,这是孩提时代真实写照。春天里,花草烂漫,野趣十足,看到遍野的小草,忽然就想起了草药。

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合作医疗、赤脚医生“新生事物”的产生,提倡“一根针、一把草”,赤脚医生到处采集草药,用自采自制的草药为群众治病。那时,自然生长的各种草也就成了个“宝”。有许多“草”成了“药”而且能治病,如苍耳草治鼻炎,退热用淡竹叶,消炎用紫花地丁、蒲公英,止血用仙鹤草、茅草根,妇女病用益母草,消水肿用车前草,治癌症用半枝莲等等,那时合作医疗以草药为主,既不花钱又可治病,更能方便群众,有的有经验的赤脚医生还将自采的草药制成粉剂、丸剂、膏剂,有的还制成注射剂。说来也有点神奇,有些草药确实可以治病,那时高邮就有人试验用青蒿治疗疟疾,用飞廉治疗乳糜尿,有一定的疗效。有一些草药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,到现在还在民间流传,笔者也时而听到草药治愈某些慢性病的传奇。

想起草药

□ 施正荣

如今忆起,使人感到的竟是草药给的一种恩赐,草还可以入药,入了药还有独特的疗效。想起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,《本草纲目》记载了1800多种药物的性、味、功能、主治、毒副作用等,其中包括草药,想起先人的艰辛探

索,一株草,甚至一株草的根、茎、叶、花竟有不可言说的玄妙,草药来源于大自然,大自然中生长出的草可以入药,草用来烧锅做饭时堆积在锅底上的一层黑灰尘也是一味中药,名叫“百草霜”,有止血作用。

人生总是在自己需要时获取,回想起来,我一直迷恋的,竟是草也可入药治病。草药,药草,草也是药,药就是草,形成了一种神秘的组合献给人类。

丰富多采的世界并不是单一的物质组成的,春色只属于那些喜爱生命的人,只有喜爱生命的人,才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恩赐。在辽阔的大地上,到处百草丛生,百花怒放,阳光伴着泥土香,大自然给予的美景,美景中赐给人类的百味药,人生百味,正如这世间百味草药一样,分分秒秒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咀嚼。春雨虽润,不润无根之苗,我想,我们应该和世间万物有一种天然的亲近,我们在获取的同时,意识到对自然万物的关照,去欣赏,去保护,去培植,去收获……



刊头题字:周同 责任编辑:唐永贵